

顧一樵作

我的父親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我的父親

卷上

一 我的父親

一 虹橋灣裏

(一)

無錫是一個幽美的地方。靠近萬頃汪洋的太湖，相傳是陶朱公范蠡泛隱五湖的所在。太湖經過了五里湖通到溪河，這條河因為梁鴻孟光夫婦隱居於此，所以名曰梁溪，亦就是無錫的別名。

無錫自稱是文化之邦，舜柯山紀念着虞舜的耕耘，獨山門追懷到大禹的治水。泰伯慕永遠埋葬着禮讓謙和的吳太伯，泰伯廟裏的道士，還有拿妖捉怪的本領。

無錫城裏當然有孔子的聖廟，廟旁邊當然有文昌閣，閣上金雞獨立的魁星，掌管着全邑的

文風。文風的成績，記載在一個牌樓上，歷代的狀元榜眼探花都在金榜題了名，而「六科三解元」「一榜九進士」又特地大書特書詔示給未來的文人做榜樣。學廟當然有隔河的照牆，所以前面有一條河通西水關而達太湖。河上有橋，靠近學宮東轅門「文武官員至此下馬」石碑的叫學橋，再向東的叫虹橋。

虹橋裏都姓顧，是明末從崑山搬來的旁支。普通說是顧亭林的後裔，我父親亦刻過「崑山亭林子孫印」的圖章，這個圖章後來被偷雞賊連兩隻活雞一隻燒賣偷去了。但從六十年陳的「錫山顧氏支譜」看來，遷錫始祖鶴，在明天啓年間遷居無錫開原鄉蓉湖莊，遷居的時候若是一個三十歲光景的壯年，則生年當在萬歷二十年左右，而卒年在清順治二年，壽亦當在五十以外，所以至多同亭林先生同族，不能發生直接系統的關係。舊譜上又載鶴父榮祥，世居「蘇州府崑山縣華定鄉」，卒清順治元年，享壽七十五歲，則推其生年當在明隆慶四年，恐怕還是亭林先生的族伯呢。

無錫顧氏之中，在明朝就赫赫有名的，便是講學東林的顧憲成。大約是憲成之祖，從崑山搬到了無錫。萬歷二十二年，顧憲成削職還鄉，就講學於東林。這時候虹橋灣裏的遷錫始祖，恰剛生在崑山的華定鄉。這兩支的子孫現在都很蕃盛，但是這兩支的貫通，要追溯到明末的崑山。（一說是崑山顧鼎臣——綽號顧大麻子——的後裔，但我新近到崑山查考顧文康公家譜，不會找出線索來。）

鶴公傳了四代到起鳳公，這是虹橋灣裏有神像可考見的最老老祖宗。起鳳長子聞鐘，聞鐘有三子，文山，晉川，和影恬。他們在嘉慶十二年搬到城裏，搬到學宮旁的虹橋灣裏。後來虹橋兩岸擴充到十二個姓顧的大宅子。文山晉川影恬兄弟又各捐祭田，在附近建造了「顧氏義莊」。

晉川公配張氏，沒有子女。他娶了側室孫氏，但孫氏不久自縊，亦無所出。一天，晉川公下鄉收租米，收到惠山脚下的三周巷。三周巷上恰巧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，在做針線。好一雙硃砂手，城裏的先生看見了就心愛。

後來央人去說媒，這鄉下人家的姑娘却也不好惹，只肯做「大」，不肯做「小」。但是晉川公的大太太亦不是好說話的，怎肯答應這樣的荒謬事。不知什麼人想出了一條妙計，把一頂小轎披着紅椅披，鼓樂喧天簇擁到三周巷上的張家。迎娶了新娘以後，半路上卸去了紅椅披，鼓樂亦不再喧鬧到虹橋灣裏。這樣來了我們的「開族太婆」。她生了四個兒子，根據「母以子貴」的原則，終於名登在宗譜之上。

晉川公比這位鄉下姑娘長十五六歲，結婚的時候，她不過二十年華。晉川公死時壽不滿五十，他們的長子遠甫不過是十三歲的小孩子。這羣孤兒——四男三女——要撫養到成人，豈是容易的事。那時候大伯文山公——綽號叫大老頭子——又善於教訓人，所以做人更是難。每次

大老頭子來，達甫只靠着母親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咸豐十年庚申，達甫公三十歲，他的母親正在喜歡兒子已漸長成，髮軍驟然來了，四月初八破了無錫城。她們匆匆地逃難到鄉下，在混亂中，掙扎着過活。

時局平靜了，再回到虹橋灣裏來。什麼都沒有。高廳大屋，賸了磚片和瓦屑。只有廳上的方磚還存在，但已經增添了千萬條的碎紋。這些花磚，至今還保存在大廳上，後人尊稱為「冰梅方磚」。

這時候「開族太婆」却不慌不忙，到屋後糞坑旁邊掘出三個蟋蟀盆來，這盆裏安藏着金條。從此顧達甫在他賢母指導之下，做了中興顧家的人。

晉川公很是一個能幹人，開米行，開當舖，都能發財。達甫公繼承先人的遺傳，亦努力從事於經商。他的信用最靠得住，全無錫無人不知道。當時有一斗米行，因為資本不充足，預備就要關店。將要倒閉的前一晚，顧達甫先生在路過。他進去坐一會，逢巧開夜飯，也就坐下去吃。隔一天外面盛傳顧達甫入股，大家紛紛添資本，這米行至今都沒有倒。

達甫公配張太夫人，她不幸二十四歲就失了明。他們生了三個兒子，長幹臣公，還有兩位都早死。幹臣公配秦太夫人，是當地學者菑風先生的次女。幹臣公有三個兒子：長廣良，字康伯，能以繼承幹臣公的事業；次廣辰早死；三廣明，字晦農，便是我的父親。晦農公嗣三叔和叔公後，三叔早死，他的三婦孫太夫人，便做了「齊眉兩閱月，守節五十年」的悲劇中似瘋非

瘋的主角。

(三)

我的父親生在清光緒八年壬午（即公歷一八八二年）十月十五日。他同他大哥同月同日生，只是小了八歲。他生時祖父達甫公纔過世了半年，祖母年五十一，但雙目早已失明。他的曾祖母還健在，年已七十二，隔年十一月纔過世。

他的父母正在壯年，父年三十二，母長一歲。他的三叔却早已去世，三嬸已經守節七八年了。他生時大哥九歲，二哥七歲，大姊十一歲，二姊三歲，一家很熱鬧。但隔了三年，他二哥夭折，他父母十分傷心，瘦弱的他，却還不懂人事。但大姊許字錢塘諸以旅，已經定了婚期，已經別了祖，試了花，正要去送親船的時候，忽然接到諸家報喪的電報，後來聞有來轎轎而死，青春纔二十四，就完成了貞女的一生。現在她長眠在杭州老東嶽山飛駒塢，算是諸家的鬼了。二姊比他長兩歲，同他最爲要好，嫁給同邑浙江知府楊經筵先生。

他生在一個經商而富有的家庭。他的外祖父家却是世代書香，從明到清，文章傳家，三百年不絕。乾隆下江南，曾經到過這淮海後裔的秦家，這位皇上午睡過的一張竹榻，至今還遺留櫟樑間。他的外祖父莒風先生，道德文章都爲人佩服，幾個舅父萊臣堯臣岐臣湘臣那個個都是飽學之士，岐臣舅爲書畫名家，尤以花鳥山水篆書出名，晚年喪子，自號曠叟，湘臣舅幼負盛名，爲梁溪七才子之一，後在舊京操筆史館多年，對晦農公出外就學，很竭力主張並幫

助。

他有三位姑母。長適孫，次適楊味雲先生，三亦適楊。味雲姑丈官遊燕魯多年，所以他到外面謀事，很多靠這位姑丈提拔。

他的父親幹臣公是一個忠厚而勤儉的人。繼承了達甫公的遺業，辦理典當藥材舖等等，算是光緒年間一個商業管理專家。他很懂得醫道，對於風水亦有研究。晚年遊山水，看了幾塊墳地。他死後就檢了一塊孟灣的地安葬。這塊地三面皆山，宛如罔盤椅，前臨太湖，恰對湖心的三山，風水不敢說，風景倒是的確不差。幹臣公酒量很好，晚年吐血，後來在五十七歲就去世。晦農公纔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少年，怎樣可以沒有父親呢！

他的母親是一個賢孝而能幹的人。他侍奉祖姑及姑，兩犬之間，很不容易。況姑氏失明，更屬難於侍奉。晚年她因痛晦農公早死，常是悲傷不樂。她壽到七十歲，但她疼愛的孫子們，她還沒等到看見他們的長成。

晦農公家庭的背景，大概如此。

以下且從蒙學時代敘起，敘到那不滿半生的盡頭。

二 五里湖畔

我父親小時身體很弱，所以讀書讀得比較晚。七歲入學，發蒙的是他四母舅秦岐臣先生。岐臣先生字畫詩文都很好，每天到虹橋灣裏教這位小外甥，但他實在還是太小，只能隨便識點字。

一年以後，換了朱晉齋先生。十歲時候，顧小冬先生來。這時他二姊十二歲，一起讀書很有興趣。二姊很疼愛他，所以他讀得格外高興。有一次他要買糖吃，二姊就代他向父母要一個小銅錢，父母發覺了，還把二姊打了一頓。

十二歲時候他大病，病得死去活來，養了一兩年纔好。病好，李豫巖先生來。先生的父親剛烈公在廣東守城殉難；同他志同道合的，有同邑王「包頭」裏的武愍公。

王家開了「包頭」店，所以出名叫王「包頭」。他們的兒子本來是一個窮書生，後來中了舉人，分發到湖北。那時武昌城已經爲髮軍圍困，胡林翼的兵駐在外面亦沒法搭救。胡氏勸他不要進城，他同一子二僕却偏縋城進去。城陷，父子主僕同敵軍巷戰，戰敗方死。當時人不但稱讚他的忠勇，而孝子義僕集於一門，尤算是舉世無雙。武愍公三子子泉先生後來官至武昌知府，很有政聲，配李太夫人，便是剛烈公的女兒。蓋承先生爲武愍公幼子，從小就在燕京服官，後來歷任寶坻懷來柏鄉知縣。光緒二十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，因爲中日戰役，避亂回錫，明年春天，經親友的介紹就把長女許配於稼農公，那時他纔十四歲。

我們的母親那時纔十三歲。她生在無錫，不滿週歲就隨父母到北邊，做了十年多北京小姑。

娘纔初次回到了故鄉。她有三個哥哥，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。她母親侯太夫人，是當地名儒石琴公長女，待人最好，人家有急難，她典當了自己的衣物都肯去救濟。

這門親事，一半還是她的「看房」媽先提起，「看房」媽是嫁時伴房的女僕，常有伶俐而善於說吉利話的專家，伴了一房又一房。我外祖母的伴房媽，恰巧是我祖母看房媽，所以從中撮合，亦有一部分不可磨滅的功績。

但是，更有關係的，還是因為我父親是秦菴風先生的外孫，我祖父是一個忠厚長者，我祖母是一個賢孝的人。而秦氏的岐臣兄弟，同王氏的鑑如芙伯次清昆季，有詩文唱和的親密，更足以促成這重要姻緣的締定。（芙伯次清都是子泉公子，後來都是我父親的親家。）

隔一年，父親曾經隨祖母到杭州燒香。遊了西湖回來，依然還是讀點舊書，直到就學五里湖畔，纔開闢了新知識的途徑。

(二)

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（一八九九），父親十八歲。那年十月二十九日，他同我的母親結婚。結婚後纔百日，他下鄉去求學。人家鄉下人到城裏來從師，到府裏去應考，但這個新婚的青年，却到五里湖畔的河埭口去。

現在遊無錫的都到梅園去，梅園過去到萬頃堂，堂旁有禹王廟。萬頃堂可以擺渡到鼇頭渚，渚上有陶朱閣。鼇頭渚幾乎是一個島，伸出在太湖五里湖的交口，所以風景特別好。太湖

水帶黃，這黃綠的水衝破了江浙的畛域，浩浩蕩蕩；五里湖水則帶藍，這碧綠的水暉映着梁溪的秀麗，溫柔而嫵媚。這顯然的分別，在梅園高處極容易看出來。

由無錫西門到梅園去的第一個大鎮便是河埭口，惠山在望，離湖亦比較的近了。河埭口大族姓蔣，就像榮巷上都姓榮一樣。晦農公的從前二嬪是蔣家的小姐，她的弟弟叫蔣仲懷。

蔣仲懷先生是一個當時講究新學的人。那時廢去八股的詔書還沒下來，但是蔣先生早已廢了八股。他教的儘是些算術，天文，地理，和格致的學問。我父親亦惟其因為要受科學的新洗禮，纔拋棄了新婚的賢妻，離開了花天酒地的城市，來到這僻靜的鄉間，來到這明媚的湖畔。

他到河埭口在庚子（一九〇〇）二月十一日，就宿食在蔣家。他的日記從此寫起，所以當時的情形記得很詳細。後來他從北山移文讀得了一個「恆」字，記日記一直繼續不斷，至今供給我們了解他一生的最可寶貴的材料。

那時的功課是：

「習算術，讀詩文，觀支那通史，繪八行星繞日軌道遠近圖。」

一月後他記着：

「闔天文地輿之學而知星辰移軌而悟晦朔……」他自號晦農，恐怕就是這時候悟了晦朔纔用起「農」字更表現他對於鄉野的好感和熱情。

他很喜歡算法。有人勸他「棄算學，以時文勉成篇，待至明年亦可小考取功名」，他却不聽。繼續研究了五年，他越覺得興趣無窮：「余以減遞加比例法以代數演之，甚有趣味。凡人於學問之道，若有心得，必有發憤忘食之時。」

他不但自己學算，還教人學算。他的第一個學生是我母親，後來我們都做了小門徒。記得在一個夏日的傍晚，父親口述着大和尚小和尚分饅頭的算題。總共七十五個和尚吃七十五個饅頭，大和尚一人吃兩個，小和尚兩人分一個，怎樣可以分得勻？我躺在牀上用心算，算出了，父親十分稱讚，至今回憶起來，還覺得有無限高興。

現在所謂物理，從前叫做格致。在法京初放氣球的時候，我父親起始研究「電氣」。有人主張「西洋格致……皆出我佛經之義理……德律風……人皆謂一口氣貫中，故得相聞」，他聽見了就以辯駁，肯定地斷說，「由此觀之，豈德律風正恃一口氣哉！」

他不久就開始做實驗：

「晨以小口瓶滿貯水，入以二錢六分之沉香。將溢出之水灌之，得二錢四分，可爲物與水等體而重於水者必沉之一證。……」

這時候還有另一方面的訓練，我們不能不佩服這位蔣老師的眼光。這位先生不但教算術，還講水滸。我們要記着這是在拳匪變亂的庚子年，還沒預料到有五四運動，有胡適之講紅樓夢。水滸講完了，我父親自己看今古奇觀，很欽羨李太白的放逸。他很會喝酒，幾乎有不醉之

量，自然同「酒仙」很表同情。他一生未必所過皆是順境，但無時不自尋快活，這也許得力於這位詩人的樂觀。還有他生平喜歡騎馬，不知是否得力於水滸。他在鄉下欣賞自然機會很多，有時先生還領他去遊玩。現在可以分別記載如下：

庚子二月十二 遊榮山、惠山。

五月初一 仲美領事遊惠山、茅峯。

閏八月二十八 遊青山寺。

十月初三 遊張山「見鳥之飛有瞬息千里之勢，而天際風鳥之聲……令人想見天地一孤人，不歷其境不知也。」

十月二十一 隨師收租，始遊五里湖。「……後一里許，水面漸廣，兩岸蘆葦叢雜。

舟子告余曰：「五里湖在目前矣。余喜，亟登船頭眺望，果見水天一色，遠山若沉若浮。有水鳥千百成羣，隨波上下，其形類鶩。舟子曰：此野鴨也，能高飛，瞬息千里，飢則入水

捕小魚以果腹。言頃忽見數鳥入水中，少焉復出水面，已在數尺外矣。……兩山之回，

波光蕩漾，一望無際者為懶山門，蓋過此始為太湖云。」

辛丑正月初九 「下午……下舟赴蘇。解維，順風揚帆四十里，至新安泊。夜月

明如晝。……」

正月初十 遊虎邱，過五人之墓前，至留園。……三十半前……

……

他一生喜歡遊覽風景，大約起始於這時候美化的薰染。三十年前一個青年的生活如此如此。科學打倒了義和團，梁山泊又打倒了八股；五里湖的秀麗，和太湖的雄偉，更陶醉着放酒躍馬的青春。

無三北求學，辛丑（一九〇一）正月，丁雲軒先生到館，始教他「讀淺書，寫短論……」所以在塾十月，很覺得有進境。那時無錫已經提倡辦新學，吳稚暉先生等的談論，他常跟着「雲師」去聽。後來先生到三等學堂教書，就隨師進學堂。

這時候科舉考試已到末路，但壬寅（一九〇二）二月初一，無錫聖廟裏，還考正場。那天早晨，他就到學宮門前散步，午後便寫了兩頁信，大罵孫邑尊辦事糊塗。寫好了信結在瓦上，到學衙裏投入這神聖的考場之中。同年八月，他記載着：「聞師今年鄉試，竟不為名而實為利。為人代作，若人不中得洋四百元；若人卷出房而不中，可得洋一千元；假使某君竟能得舉人，而師可得洋三千元。」可見那時秀才舉人，已經幾乎是公開的販賣品。

他自己讀書，已採用「抄文」和「剪報」兩個方法。他看的是歐洲政治史論治外法權一類的文字。中外日報他常剪貼。他讀了梁啟超的時務學堂文，更喜歡看新民叢報。

他很注意吳稚暉先生從日本到香港遊學的消息；後來聽見胡敦復兄妹留學等等，他都充滿了欣羨。他一生沒有離開過中國，他只好希望他的兒子們會飛到天上去，飛得遠遠的，以償他未盡的壯願。

他有一位表兄亦到了日本，便「在東洋聚同志，習兵法，擬為義勇隊兵。」那時滿清皇帝嚴擊愛國學社的新黨，變案後就立地正法，於是上海會審公堂拘蘇報館主筆經理，他很「以為不平」。這時候革命的領袖，還多潛伏在外洋，但內地的青年，亦已經感受到潮流的澎湃。

辦學堂，講愛國的波濤裏，湧出了興實業的呼聲。無錫起始開工廠。他曾作文論開廠於風水無礙，他不信開工廠要同造寶塔一樣的鄭重其事。

在這樣的潮流裏，無錫首當其衝，而無錫的青年，更易感受到潮流的激蕩。但是瘦弱的他又病了，病到人事不知，病到「死去活來」。我母親於萬急之中，默禱着天公，鄭重地在臂下割了一塊肉，放在藥裏。父親於昏迷了兩晝夜之後，竟漸漸有了轉機，他起始微微睜開了眼，開口問：「定寶呢？」定寶是他寶貝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大哥。他萬劫餘生裏還在惦念着。

我母親小心服侍他，有二個月沒解衣帶，就在小榻上睡，還擔負着將要出世的我的重載。等到兩個兒子都已很有趣，他病也漸好。一邊自己看書，一邊就教兒子，教他們識字，教他們唱歌，教他們遊山玩水。

但是，美滿的家庭生活，寧可暫時犧牲，他決然要冒了千辛萬苦，到「撻舌頭說話」的北邊去。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夏天，他稟告父親，要到京都去考學堂，「父親堅不承允」。他央湘舅來勸他父親，但父母還是「竟不許行」，以致他「涕淚跪求」。後來他母親答應他北上，他自然喜出望外。

一個商業家庭的少年，於是轉變了途徑，指望着出了家門，便上青雲。他請農學堂

他先到京都看譯學館，再到保定打聽農業學堂，陸軍學堂，和武備學堂。他請農學堂的侯疑始教東文，兵備處的丁幕韓教兵操。他的岳父那時在保定，同他講韓信賜漂母官少年論。他竟決然要進武備學堂，去嘗試那橫戈躍馬的生活。

但是，這同他身體不很相宜，經許多人的勸說和討論，都以為處他之境，「莫妙於自資赴日本，習工藝，三年回國，必能得功名，且能得厚利。」他果真就找了兩個東洋人打聽，他們舉薦「大阪工藝公司」，習一年即可回國，自行生利。一個稍受點科學訓練的人，自然很易趨向於工藝，可惜他沒能自資到日本去，以後只常在勸工場一類的地方，時致其欽慕的熱忱。現在的兒子們有一半在外洋學了工，電氣，機械，化學都有，說不定在襪襪之中，已經得了父親的暗示。（那時學電氣的兒子在無錫，學機械的兒子剛跟母親到北邊，學化工的兒子就要檢中了保定做他的「生身地」。）

不當兵，不做工，他自然趨入於做官的途徑。要學做官，先進法政學堂。進法政是他家長所贊成而希冀的。他家裏從前常被人家來敲竹桿，自然需要法律的保護。進法政亦是他自己覺得「差強人意」的，因為他從小就讀過治外法權。

法政學堂須「到省」人員方可入堂肄業，他只得憑着中書科中書的資格改捐縣丞。他在堂很奮發，日記上有兩段事蹟：法政學堂。

「答四題而錯一題，交卷而知，胸中悶極，淚淚不絕早死。」

「考場，自擲筆二十板。」

其實他考的並不算頂壞，他畢業在優等三十一名。可痛心的却是在留學期間，他父親竟嘔血死了。他帶着妻子趕回故鄉，已經來不及拜親視舍殮。他總覺得這是彌天大憾。後來他

有空就到惠山墳堂裏去瞻拜靈柩，他對於怎樣顯揚他的父親，更無時不耿耿在懷，念念在心頭。

東漢一從四外從東華門到東陵

他剛到保定，沒有朝珠，沒有補掛，只是向人借。法政學堂業，重新晉京，却已是冠冕堂皇，可以見得「真命天子」了。

專制時代的皇帝固然神聖，但是只要肯花錢，誰亦可以見到。這見皇帝的手續叫「辦引見」，代辦手續的人叫「吏部尚書」，手續費亦曾經上諭的規定。我父親平生很好奇，家鄉多廟，每年有廟會，他逢巧在家，看會總是很熱心。這次進京，他亦遇見過兩宮的鑾駕。所以，更進一步，他要到東華門去。

金鑾殿上的「真命天子」，只可當作葫蘆裏的藥，到底是怎樣的西洋鏡，只有花過錢的人纔知道。大概的說，進了東華門進景運門，「驗看」了纔「驗放」。到過東華門資格就不小，有執照爲憑，領了執照便可以「到省」。

但是，事有湊巧，這次的執照沒有「兌現」，因爲忽然慈禧太后約好了光緒皇帝一同去「升遐」，於是乎有所謂國喪，於是乎有紅帽結子的強迫換藍結子，於是乎領了「欽照」亦不能「到省」。（照官方公布的消息，光緒酉刻死，太后未刻，竟先光緒而瞑目了。）

他惆悵地回了無錫。他母親請了岐勇來爲他和大哥分析遺產。他只覺得父親蚤死的悲傷，人亡物在，更增加無限惆悵。產業的多或少，他沒放在心上；多，他不想；少，亦儘憑親生母的主張。這時候他所放在心上的，是把父親的神位，請入惠山尊賢祠裏去，爲的是可以「春秋二祭，載入志書。」

父親的神位入了祠還不夠，他還要請誥授。所以，爲了進學堂雖會捐過官，爲了見皇帝雖會捐過官，等三歲的小天子登了極，他還要捐官，爲的是父親好晉授誥封，爲的是神像上的白